

风物 深度

## 大江健三郎写给我：让我给你说实话吧 | 悼文

大江也是日本作家中为数不多公开反对天皇制的人，遭到右翼反击，也没有向权威和黑暗势力低头……



日本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1935-2023）于本月3日逝世，终年88岁。肖像拍摄于2005年的柏林文学节上。  
摄：Sophie Bassouls/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特约撰稿人 田原 发自东京 | 2023-03-18

大江健三郎 日本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

【编者按】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23年3月3日逝世，终年88岁。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勇于直面现实、坚持文学理想的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逝世，是日本文学界的一大损失。本文是作者在大江健三郎逝世后不久所写的一篇悼文，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巨匠的敬意和怀念。

【编者按】日本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1935-2023）于本月3日逝世，终年88岁。端传媒文化组特别邀请旅日诗人、翻译家、文学教授田原，撰文讲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及对我们时代的影响。

田原：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出版10余册汉语及日语诗集，日语文论集《谷川俊太郎论》（岩波书店）等。曾主编日文版《谷川俊太郎诗选集》（六卷）等书。

他身上流露出的文化教养、社会担当和自由灵魂体现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贵族精神。这样的作家在马屁精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群结队、无法自由发声、无法面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和无法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专制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1 看到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没感到突然，反而觉得他终于摆脱了精神的困扰。

疫情前后这些年，在东京只要是跟要好的几位日本作家和编辑见面，总会聊到大江，但不是聊他的文学，而是他的生活状态。已经很多年了，听过大江太多的轶闻。有时半信半疑，有时又信以为真。多年前，大江突然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往。据说清扫车每隔几天就会从他的家门口拉走摆满一地的空酒瓶。疫情之前就听一位日本作家朋友说，大江每周都在定期看精神科医生。这一点后来从一直与大江家保持联络的一位编辑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大家都不清楚大江的精神上出现问题的具体原因。但都在猜测是否因为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健康一年不如一年，担心今年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智障儿子大江光的未来呢？至于是否因这种日积月累的不安而造成，可能是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开的谜。

作为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文坛独一无二的风景，也是谁也无法取代的存在。他既是鬻文为生、靠一支笔养活一家人的作家，也是积极投入到各种市民集会、反战游行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一名反修宪、反集权、反独裁、反权威、反战反核、反霸权的勇士，大江从大学时代成名步入文坛，到生命的终止，这种思想和战斗精神一直贯穿着他的人生。

大江除了他的作家身份，他还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捍卫者，也是“日本九条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对战争的深度思考凌驾于所有的战后日本作家。《广岛札记》《冲绳札记》是最好的佐证。严格意义上，大江健三郎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他身上流露出的文化教养、社会担当和自由灵魂体现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贵族精神。这样的作家在马屁精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群结队、无法自由发声、无法面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和无法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专制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基于此，可以说大江是真正作家中的楷模与标杆，希望他这面旗帜永不倒下，高高飘扬。



2006年9月14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北京的酒店楼顶欣赏北京全景。摄：Cui Hao/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 2

以这种语言风格标新立异、立足，可以说是对自己母语的一大挑战。但大江做到了，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写作拓宽了日语的表现空间，建立了新的语言秩序。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这几十年，大江健三郎可能是在中国受到最高礼遇的日本当代作家。原因无外乎1994年他作为邻国、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中国国内弥漫的诺奖情节和诺奖崇拜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其实，当年大江获得诺奖，日本文坛很多人颇感意外，原因之一在于左翼作家在日本的日渐边缘化（这一点大江在他的演讲和文章里有多次提到），之二则是他小说语言的欧化风格，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小说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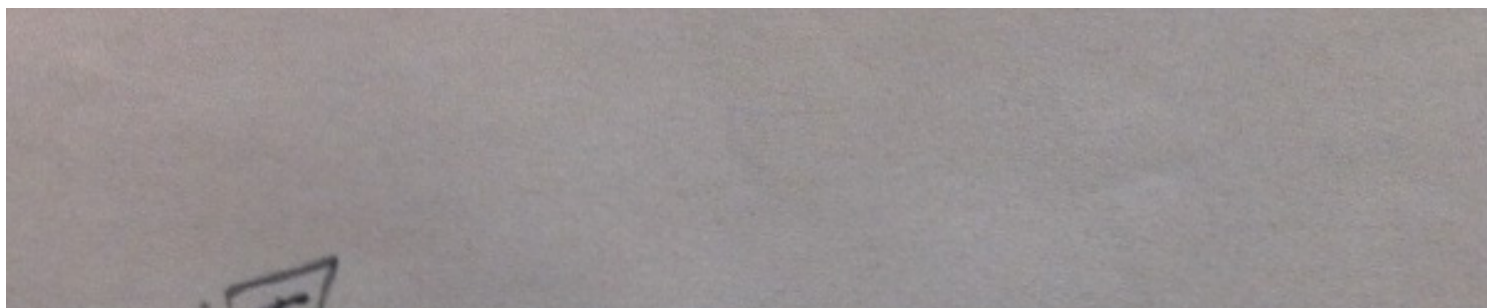
类似于翻译体，读起来拗口、枯燥、缺乏日语的美感。普通的日本读者很难从他的小说中获得阅读的快感。70年代之后的作品尤其突出社会题材和思想性。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恰恰不是缺点，而应该看做是大江的优点。

以这种语言风格标新立异、立足，可以说是对自己母语的一大挑战。但大江做到了，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写作拓宽了日语的表现空间，建立了新的语言秩序。这一点应该被视作大江的过人之处。大江在自己的母语中虽然不像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拥有更多的大众读者，但他也有不少忠实的精英读者。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70年代之前的大江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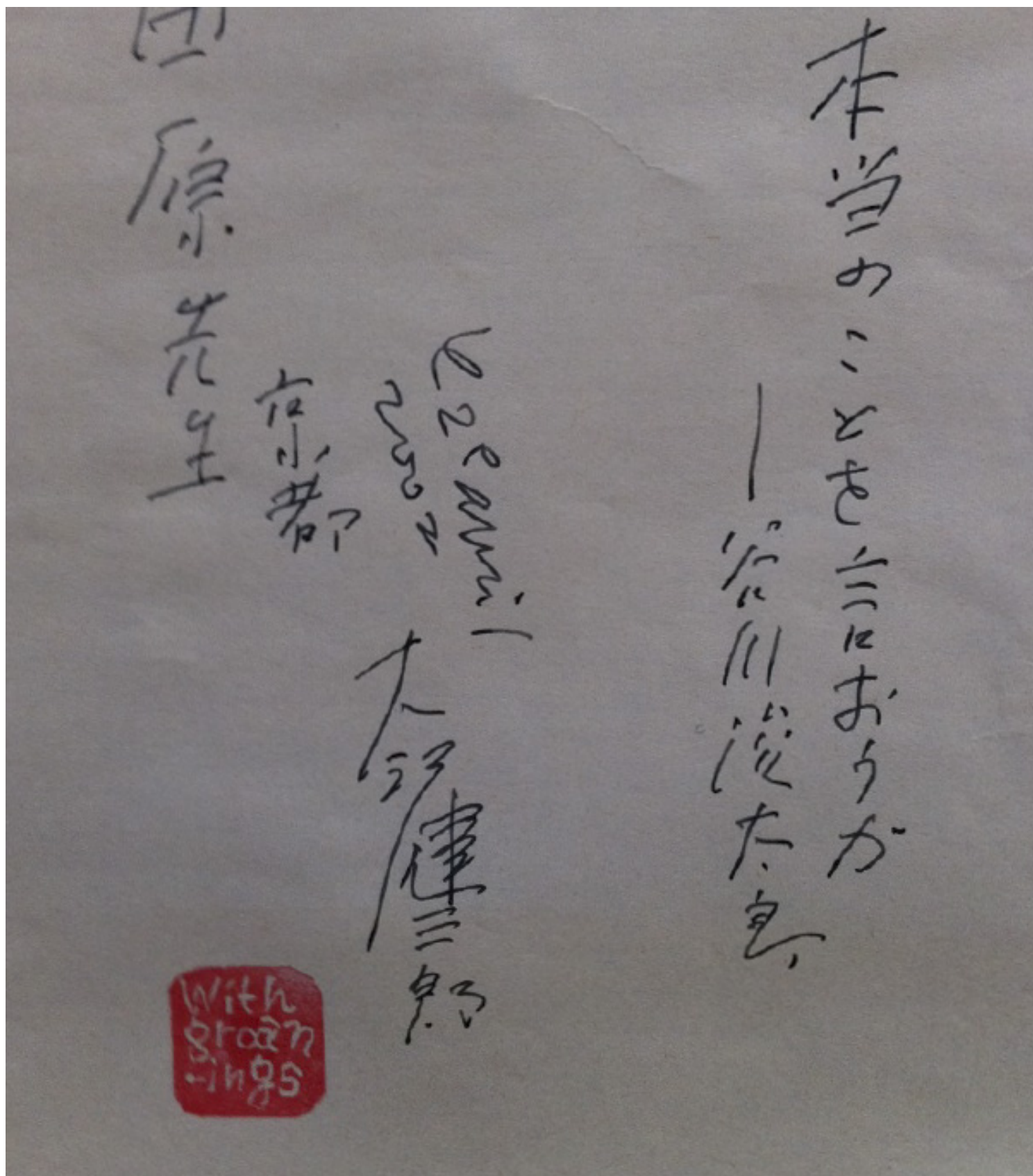
记得1994年宣布他获得诺奖的第二天，我偶然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群记者围堵在他家的院子门口采访，当被问到获得诺奖有何感想时，他略带幽默地说“这下子有钱花了”。从此不难看出大江在获得诺奖之前并没有惊人的高版税收入。据说几年后，他用诺奖的部分奖金修缮了他位于轻井泽的小别墅。

获诺奖之后的大江第一次被邀请到中国，听一位陪同他的朋友讲，在北京机场下飞机后大江很是兴奋，小声在出租车上说，他心中其实一直崇拜毛泽东，只是在日本不敢轻易启齿，更不能写进文章里。不过他还说，虽然心中崇拜，我也有一百个批判毛的理由。这也是我热爱大江的一点。在中国作家群聚的一次座谈会上，当记者问大江怎么看待村上春树时，大江的回答十分警觉。他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但否定村上的余韵十分明了。他说自己的长篇在日本初版时最多也就三五万册，而村上却是几十万册云云。当然，一个作家的好与坏，发行册数只是一个参数而已。

读博的第二年，我作为留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了京都东本愿寺举办的一场聚会，在容纳五百多人的会场舞台上与大江对话。在开始前的一个小时，跟大江在休息室喝茶聊天，谈笑风生。他的每一个言行举止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问起中国现代诗是什么一种状况，还问诗人北岛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如何等等。也许是聊得尽兴，大江特意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谷川俊太郎写于60年代的诗“让我给你说实话吧——谷川俊太郎”，并在这张纸签上名，盖上可爱的红色小图章，送给我作为纪念。然后鼓励我一定要努力把在他心目中仰慕的诗人谷川俊太郎的更多作品翻译成汉语，相信一定会有众多的中国读者热爱谷川的诗歌。之后他话锋一转，又问我是否见过谷川的第一任太太岸田衿子年轻时的照片，说他在东大读书期间，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她的照片，爱慕之心油然而生。想追没机会，又鼓不起勇气。眼睁睁看着她与谷川俊太郎结为伉俪。说完哈哈笑得肚子颤动。







大江特意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谷川俊太郎写于60年代的诗“让我给你说实话吧——谷川俊太郎”，并签上名及盖上可爱的红色小图章，送给作者作为纪念。图：作者提供

博士毕业在大学任教后，有一年暑假跟集英社的一位编辑一起，以送我新编选的文库版新书为由，去轻井泽看望了谷川俊太郎。他带我们参观了周围的几户别墅，有一户就是岸田衿子家的，走路也就不足十分钟。两家的别墅都是两位的父辈在战前建的。谷川说他小时候，夏天几乎都是跟岸田等周围的几位小朋友在森林里一起玩耍，他跟岸田算是青梅竹马，两人17岁开始朦朦胧胧喜欢上彼此，之后结婚，遗憾的是婚

后不到一年分道扬镳。

### 3

大江也是日本作家中为数不多公开提出反对天皇制的人，即使有时会遭到右翼人士的反击，他也决不会动摇自己的人生信念，特立独行，却安然无恙。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得到保障的健全的法治社会。

大江对社会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日本。诗人金芝河当年被韩国独裁政权逮捕关进监牢时，大江是声援释放他的外国作家之一。并撰文对关押诗人的独裁政权进行了猛烈批判，还在与别人的对话中再三声讨独裁政权。具有这种国际精神的中国作家几乎难寻。我一直认为，大江文学之外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思考同等重要，尤其是到了中后期写作，这些元素几乎成了他文学的核心。

获得诺奖后，大江在家里几乎被“软禁”了数月之久。原因是日本的皇室有一个约定俗成，获得诺奖者，天皇会颁发一个文化勋章以示奖励与祝贺。在内定阶段，当宫内厅的官员打来电话征求大江的意见时，大江说这么权威的勋章他不够资格，还是奖励给更合适的人吧。这种婉拒后来遭到右翼分子的不满，他们开着大型绿色宣传车“围剿”大江，高音喇叭每天对着大江的家进行骚扰，数名警察24小时保护着大江的家人安全。即使这样，大江也没有向权威和黑暗势力低头，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简直就是当代日本社会活着的鲁迅。







1994年12月10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摄：Gunnar AskAP/达志影像

大江也是日本作家中为数不多公开提出反对天皇制的人，即使有时会遭到右翼人士的反击，他也决不会动摇自己的人生信念，特立独行，却安然无恙。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得到保障的健全的法治社会。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偶然在集英社寄赠的文学杂志《昴》看到大江发表的几首诗，因为从未读过他写的诗，觉得新鲜，当然也知道他年轻时就抱有诗人的梦想。所以他的那几首诗我读得非常认真和投入。诗歌的叙述性很强，整篇结构布局也很完整，但总感觉仍然没有走出小说家的语言，物语先行，语言的跳跃不大，每首诗像是分行的短篇。忘记了是在大江的哪本书看到过，大江说：“我年轻时曾立志当一名诗人，可读到了谷川俊太郎的诗集后，我放弃了这一梦想”。他与谷川情同手足了大半辈子，两个人出版过对话集，一直互相寄赠新书，思想、世界观、价值观基本一致。大江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曾把谷川俊太郎的几句诗作为文章的标题，还强调作家应该偷诗人的语言等等。

不知道是出于精神问题还是何种原因，获诺奖若干年后，大江在短时间内以打电话的方式相继与谷川俊太郎等几位挚友宣告绝交。最初在谷川家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讶，说完此话的谷川看上去却显得平静。之后，跟谷川见面，偶尔会聊到大江，我们都在为他的健康担忧，希望他能早日摆脱困境，回到从前的大江。

## 4

这是大江的阅读习惯，集中时间和精力只攻读一个人的作品，而且读三种语言，日语翻译、英语和法语，从中找出翻译与原文、不同语言翻译之间的落差。而且还要读不同语种的批评家写这个人的相关文章，以提高自己对这位作家的全面认知。

大江还是一位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人类良知的代表。有一年陪一位中国作家去他家拜访时，才知道他为了照顾智障儿子大江光，为了让光的活动范围尽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他几乎没有伏案写作过，每次写作都是屁股陷入沙发里，把一块A3大小的桐木木板平放在大腿上，400字的稿纸铺在桐木板上用钢笔写满一个个方格。大江一辈子不碰电脑，仿佛拒绝现代文明。一辈子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地跟他的太太一起照顾

儿子的吃喝拉撒睡，这对于任何人都是耐性极限的挑战，而且他还把这位儿子培养成颇为出色的作曲家。大江依然做到了。他早期的几部小说都带有很大成分的写实性和私人性。日本曾有人带有挑衅性地说，是他的智障儿子成就了大江的伟大。我苟同这种说法。

除了小说，大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他的《小说的方法》其实就是他的小说方法论，很多观点值得思考与借鉴。有一次跟一位日本作家朋友去他家，很好奇大江平时读一些什么书。征得大江同意，站在他的书架前端详了一会儿，发现从上到下整个书架上陈列的几乎是一个人的作品，只是语种不同。然后询问大江为什么书架上只有一个人的书。他笑着说，来我家的这么多人无人发觉，我的这个阅读秘密被你发现了，这是我的阅读习惯，集中时间和精力只攻读一个人的作品，而且读三种语言，日语翻译、英语和法语，从中找出翻译与原文、不同语言翻译之间的落差。而且不只是看一个人的作品，还要读不同语种的批评家写这个人的相关文章，以此提高自己对这位作家的全面认知。听完大江的解释，我想，再用功的学者可能都写不过大江对某位作家的解读和剖析。



2023年3月14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逝世后，其著作在福冈一家书店上展示。摄：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P/达志影像

听三岛由纪夫的一位好友说，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之后，三岛曾略带绝望地说，川端获奖我三岛就没戏了，下一个如果有日本作家获奖，那肯定是大江健三郎。两年后他剖腹自戕，智慧的头颅被砍落地。26年后谁都没料到三岛的预言成真。逮捕期间曾在图书馆看过几本大江与三岛在50、60年代的对话。前老理



于旧体制及体制下的旧日成员。战前期间自任国刊的有十几篇大江与二司在30、40年代的对话，前者理性，后者感性。两位天才碰撞的语言火星永远不会熄灭。

日本作家跟中国国内作家的最大不同，在于每个人都最少精通一门外语。像大江精通两门外语的作家还有不少。诗人、学者也基本如此，像谷川俊太郎、白石嘉寿子、松浦寿辉等都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日本明治时代衡量一位作家伟大与否，必须看他是否具备三种才能——和汉洋（精通日本古典、中国古文和一门西方语言）。懂英语的夏目漱石、懂德语的森鸥外等等。他们都掌握了一门过硬的外语，能读能写能说。明治之后，脱亚入欧，日本政府关闭了汉文教育，摆脱汉文化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观念和文化的涌入，使得战后大批作家的目光都转向西方，大家基本上都掌握一门外语，尤其是国际通用语——英文。

## 5

大江以他的个人化语言构筑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他的小说里，想象力和陌生化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思想与文学性并驾齐驱，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与对立、人性的冷暖与社会的黑暗、反省与自责、环境与自然、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他所表现的主题。自明治维新日本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拥有如此广阔视野的作家非他莫属。

大江的离世也许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但左翼作家的时代并不会终焉。50、60、70、80年代出生的日本作家中，左翼思想的作家和批评家后继有人。

我曾做过一个假设，像大江这样的左翼人物，如果出生在一个无视民主自由的集权制国家，他们的命运将会以何种方式收场呢？答案不言而喻。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出生在一个民主国家是他的福分，也让人羡慕。





日本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1935-2023）于本月3日逝世，终年88岁。肖像拍摄于2014年。摄：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P Images/达志影像

纵观大江的一生，除了不得已参加一些无法脱身的文学活动外，他基本上是深居简出，很少露面。我交往的不少日本诗人也是如此。起初我觉得这是日本人不善于交际的自我封闭，久而久之忽然发现这是一个错觉，不凑热闹，不迎合各种声音，是为了潜心读书专注思考与写作，让更多的时间有效地服务于自己。

大江3月3日去世，去世10天后的13日才发布讣告，可能很多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日本非常正常，日本自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后，如果没有征得本人同意，任何人都无权擅自公开别人的信息，否则违法，严重者会被诉诸裁判。推迟公布符合日本尊重遗族意愿的习惯。我个人推测，应该是遗族在处理身后事期间，为避免被各种媒体询问或骚扰，才推迟了对外公开。

3月6日，时隔三年终于辗转香港回到了中国国内，归心似箭地回到老家，给两年前安眠在地下的母亲上完坟，又陪父亲数日，之后离开故乡在返回北京的高铁上收到作家阎连科的微信，这才知道大江健三郎已经在我回国的三天前走完了他88年的人生。

很想知道日本国内媒体报道大江去世消息的力度。因为是公众人物，估计各大媒体都会在醒目的位置给予报道。也很想知道日本文学界的反应，因为中国国内网络的限制，只能等返回东京后再去了解。

毫无疑问，大江的离世为日本文坛留下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文本相对闭塞的那些作家，更不同于那些唯美、可读性较强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家。大江以他的个人化语言构筑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他的小说里，想象力和陌生化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思想与文学性并驾齐驱，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与对立、人性的冷暖与社会的黑暗、反省与自责、环境与自然、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他所表现的主题。自明治维新日本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拥有如此广阔视野的作家非他莫属。

现标题为编辑所取，原标题为《左翼翘楚大江健三郎》